

籌辦夷務始末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三

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一月乙巳。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十月十六日奉

上諭。本日據伊里布等奏。該夷以耆英已授兩江總督。祇伊里布一人赴粵。疑與前約不符等語。著耆英曉諭該夷。妥協辦理等因。欽此。臣查前據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稟呈該酋照會。當即備文諭知。恭摺奏報在案。旋據該道稟報。將臣前此奉

命會商三省通商事宜之

諭旨。恭錄給與夷酋閱看。該酋意頗醒悟。即於十月初九日開船

前赴定海等情。復經臣批飭取具確切覆文。稟呈覈辦。茲又據鹿澤長稟報。十月十二日。奉到浙江撫臣劉韻珂照覆嘒嘒喳公文。當即委員齎赴定海。取有嘒嘒喳回文。稟劉韻珂查覈。嘒嘒喳已於十四日。起碇前赴福建。甚為馴順。至臣照覆該酋之文。於十六日始行接到。已在該酋起程之後。業經送往定海。交與隨後赴閩之夷目帶去等情。臣查嘒嘒喳照覆劉韻珂文內。如何聲敘。雖未據鹿澤長鈔錄呈送。而嘒嘒喳既已由浙開行。則其不敢固執前見。已屬無疑。該酋赴閩。必為查看建設夷館地基。臣已飛咨閩浙督臣怡良。飭令地方官妥為撫馭。似可不致另生枝

節。

耆英又奏。再臣前准

欽差大臣伊里布密咨。接准閩浙督臣怡良等咨會。臺灣前獲夷
俘。已處決一百三十九名。現禁者僅止十一名。誠恐夷酋
藉口不服。業由該督等據實具奏。該大臣以喫夷就撫。係
在七月。臺灣處決夷俘。係在五月。不妨明白諭知等情。移
咨到臣。當查該督等既已具奏。自應敬候

諭旨辦理。惟撫馭外夷。首重誠信。臣以伊里布現在杭州駐紮。或
可就近前赴甯波。面向喋喋。將閩省辦理情形。明白諭
知。示以無欺。或可不致另起枝節等因。移知伊里布去後。

今該首憲已赴閩。伊里布必當即赴粵省。無從諭知。怡良等必能妥為辦理。不致任其藉為口實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耆英奏夷船起碇赴閩一摺。據奏十月初九日。該夷嘯嘯噶已由定海前赴福建。先經甯紹台道鹿澤長將該督會商三省通商事宜諭旨。恭錄給閱。該首憲頗醒悟。並經劉韻珂取有嘯嘯噶回文。現已由浙開行。似不固執前見等語。覽奏已悉。惟昨據伊里布奏。該夷覆伊里布文。措詞殊屬含混。恐其別有詭謀。諭令該督斟酌情形。如該首到閩。稍露要求挾制。必須親往商辦。即著相機辦理。由五百里諭知。計已先期接奉。現在該首照覆劉韻珂之文。曾否錄送。該首接到該督所交赴閩

夷目帶去覆文。作何回覆。一經收到。即行馳奏。又另片奏。接准
怡良咨會。恐或藉口等語。昨已諭知怡良等。將夷俘正法。係在
該夷受撫以前。現有釋回夷俘。可以詳詢月日。並令察看情形。
咨商該督。著耆英豫為籌度。接到閩省咨會。務遵前旨。剴切曉
諭。俾免猜疑。仍須密為備防。不可稍有疏懈。

己酉。軍機大臣穆彭阿。潘世恩。祁寯藻。賽尚阿。何汝霖。奏。
據直隸總督納爾經額奏。天津善後章程一摺。奉

硃批。軍機大臣等。詳細妥議具奏。欽此。臣等復思上年暎夷滋擾。
揚言欲犯天津。仰蒙

皇上聖明。先經指示。嚴密備防。該夷震懾。

天威不敢妄生窺伺。現在撫議已定。奉

旨撤防。善後事宜。甚關緊要。該督所稱北海形勢。不宜水戰。近畿重地。更不可輕於一試。總以賊不敢來。來不能入。為上策。誠為切要之論。所有禦外八條。清內七條。經費一條。謹就臣等管見所及。悉心籌謀。開列於左。

一原秦稱練兵必兼水陸。有陸兵防之於岸。不可無水兵防之於海。請就沿海各營兵丁。擇其善於覓水者。在海河之內。勤加教練。使之由淺而深。由暫而久。其不能者。亦以所製水帶。繫之腰間。令其演習。久之善水者多。即可編為水隊。其船上舵工。以及關頭守桅。牽篷。搖槳。拋錨。炊爨。諸

色人等。均以水兵選充等語。天津

畿輔重地。自應水陸兼防。應如所議辦理。仍由該督等明定操期。酌籌賞需。飭屬勤加訓練。不時親往簡閱。毋任日久廢弛。仍致有名無實。

一原奏稱備船務在適用。北方便於操駕者。莫如本地商船。工料一切。較之官造船隻。尤為堅實可用。今擬不加綵繪。不用戰艦規模。惟取木料堅厚。駕駛靈便。令彼自洋面見之。仍與尋常商船無別等語。臣等復思敵在水中。自必以船制勝。天津海面不寬。潮汐又淺。該督奏稱大船不能得力。擬用商船。誠為因地制宜之策。應即照議辦理。惟平

時操演臨敵進兵。能否資以為用。應令該督悉心籌議。期於無誤操防。足資抵禦。其船如何購備。船數若干。並由該督一併妥議具奏。

一原奏稱巡哨必須覈實。請自每年開河起至封河止。分為上下兩班。分月輪轉。以一月一出入為限。南至山東。北至山海關。奉天等處。奉天、山東兩省一併會哨等語。水師巡哨鄰近省分。必應聯為一氣。應請

飭下奉天、山東等省會同巡哨。以期周密。

一原奏偵探不可稍疏。大沽望樓高至六丈有餘。風雨剝蝕。繩易鬆板。擬每年易繩一次。勿令傾毀。其沿海墩臺。責

成附近營汛。以時瞭望。如偵有賊船。晝則放礮為號。夜則施火為號。一處發覺。處處傳警。以濟哨船之窮等語。水陸交嚴。更形周密。應如所議辦理。

一原奏稱防兵須練馬隊。擬於新兵六千五百名。挑選一千名。專練馬隊。使之專習馬上烏槍。俾得悉成堅騎等語。騎兵衝突。以為後路攻勦。足以制勝。惟散在各營。則不能得力。聚於一處。又勢有不能。如何分轄布列。如何聯絡聲勢。應令該督妥為布置。再新兵統計六千五百名。挑選水兵外。又選馬隊二千。其餘兵數。約不過四千名。除各海口分防巡哨。其實在前敵步兵。為數無幾。應令將天津鎮山

永協一帶原設額兵一體教演不得專恃新兵轉荒舊伍
一原奏稱礮兵必有專責請將熟諳施放取準之弁兵編
為一冊令其分司各處礮位每月定期演練打放一次等
語礮火為行軍利器施放必期有準應如所奏將熟諳施
礮取準弁兵另編一冊令其分司各處礮位每月演練一
次即由該督明定賞罰以示勸懲務令日久悉臻純熟毋
任視為具文

一原奏稱防兵之輪班宜定請於各營內分起輪流酌以
七百名為一班每月以一班到防週而復始並於大沽海
口添撥兵三百名北塘添撥兵一百名山海關添撥兵一

百名。其餘各小口墩臺營房。共添撥兵二百名。均飭令按班輪防。其在防者。除支食名糧外。擬每人每日津貼制錢七十文。其在汛者。仍祇支食名糧等語。係為嚴巡守均勞逸節費用起見。應如所奏辦理。

一原奏稱設伏之器具宜存。請除礮臺土埕各項。另籌歲修軍火器械。另行分處存貯外。其餘如鐵鎖鐵蒺藜鹿角鐵錨木筏魚網之類。於礮臺前後。交營員擇地收存等語。均應如所奏。分別收貯。至大小船隻出哨。應配官弁若干員。兵丁若干名。大小礮臺分防。應派官弁若干員。兵丁若干名。各汛墩臺瞭望弁兵。應如何輪班。其九月之後。三月

之前船隻如何歸塢。如何油艙。礮臺。墩臺。如何輪兵看守。火藥。火繩。如何派營收管。仍令該督詳晰彙議。

一原奏稱本地商漁船隻。不准偷越外洋。請由天津縣遵照定例。查明出結報查。其所領赴奉天販糧執照。祇准赴奉天販運。如查有私越外洋者。罪其船主。應即咨明江浙各省。如來年開河以後。彼處口岸。有天津甯河船隻。前往貿易者。令該地方官查明執照不符。即稟請移咨本省。除將該船主重治外。以後即不准該船再行出洋貿易。以杜流弊。仍飭天津道督同兩縣。於商船歸塢後。諭令各船主。將其船一體編列字號。開具花名清冊。送道備查。俟開河

之時。天津道赴海口親查。以昭覈實。仍嚴禁各衙門胥吏藉端增添規費。俾免擾累等語。係為豫防漢奸起見。應如所奏。分飭該管道縣實力奉行。

一原奏稱閩廣商船停泊處所。請於該船到口照舊收取礮械。查對票照封艙放行後。即令在葛沽一帶停泊聽候查驗。其貨物即由該商自雇小船撥運到津。投行貿易。本船不必抵郡。惟距城稍遠。船戶之勒指偷竊。恐有不免。應飭天津道酌定雇價。嚴禁偷盜。並嚴究行戶低壓貨價。指陷貨銀。先期出示曉諭。仍著該鎮道安派員弁帶同兵役梭巡鎮道不時稽查等語。係於防微杜漸之中。仍寓體恤

達商之意。應如所奏。嚴禁船戶勒捐偷盜。及派委員升籍。端需索得規。以杜流弊。

一原奏稱上海甯波等處商船。宜酌定稽查章程。請移咨江浙兩省。此後上海崇明甯波等處沙船。販貨赴津者。應於向例請領票照時。由地方有司。取其該船領事。並無夾帶奸匪甘結。即於票照內鈐印處所。用一已取甘結字樣印戳。以便抵津時查驗放行等語。應如所奏。咨行江浙兩省。一體照辦。仍嚴禁書吏藉端婪索。以杜擾累。

一原奏稱夏秋之間。總兵應仍駐大沽。擬自五月始至八月止。令天津鎮總兵仍駐大沽。督飭將備。巡哨偵探彈

壓稽查等語。係為彈壓停泊葛沽商船起見。應如所奏辦理。現奉

諭旨。添設總兵一員。其應駐紮何處。應由該督一併叢議具奏。

一原奏稱天津郡城關廂內外原分二十堡。每堡設一義勇局。每局或三四十人。五六十人不等。均係各衛各堡。不供差使。不支口食。以董事領之。每月官為點驗一次。其自海河南北兩岸。至於大沽海口。共立六十局。章程亦如之。此項義局行之既久。可以化頑暴而靖閭閻。請仍循其舊等語。應如所奏。曉諭各紳耆仍照舊章實力奉行。以敦守望相助之義。

一原奏稱場窳作鹽民夫藏奸最易。兩年以來。督飭運司委員編查年貌細冊。各場俱臻安靜。擬請嗣後仍令運司督同委員編查等語。應如所奏。定為永遠章程。俾奸匪不能溷跡。於海防實有裨益。

一原奏稱大沽地方。擬照舊設立海防同知一員。作為題缺。專司稽查出口入口船隻。以及兵丁強買盜買漏稅等弊。准理兵民客商詞訟。照海疆三年俸滿本例升轉。惟官有定額。未便議增。應於本省簡僻同知通判內酌裁一缺等語。該處兵民雜處。本地商漁船隻。及各省商船出口入口。自須文員彈壓。應如所奏辦理。應建衙署。應設吏胥。仍

著該督妥議具奏。

一原奏稱經費必應預籌。請於蘆網加價銀內酌撥二十萬兩。以五萬兩作為目前購備商船建造同知衙署等項之用。以二十萬兩發商生息。按月一分計之。每年可得息銀二萬四千兩。約以八千兩陸續歸本。以一萬六千兩作為歲費。搏節支用。設遇徵調附近營分兵丁口糧。即於此內撥給。不致動需正款等語。應准其於蘆網加價銀內酌撥籌辦。其天津永平等處官荒地畝。應如何分飭各府州縣清查招墾納租。將所收租錢。作為津貼防費之處。仍由該督查明。另行奏辦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據穆彭阿等奏。詳議天津善後章程一摺。朕逐條披閱。所請將沿海營兵。擇其善於泅水。勤加教練一節。各省水師積習。僅於近海處所。虛放槍礮。遇有匪船滋擾。不能出奇制勝。輾轉效尤。幾成故套。此次所練水兵。著訥爾經額。明定操期。酌籌賞項。飭屬勤加訓練。仍以時親往簡閱。期於諳習風潮。駕駛得力。切勿裝點虛文。仍循陋習。所稱購備商船。固屬因地制宜。惟平時操演。臨敵進兵。能否資以為用。仍著悉心籌議。所議巡哨章程。已諭知奉天。山東等省。會同巡哨矣。大沽望樓。高至六丈有餘。本賴以登高瞭望。朕意現在既設巡哨兵船。如果水兵得力。自可隨時偵探。著該督於明年夏秋間。體察情形。或將

望樓拆卸。其木料留抵別項工用。至馬隊資以衝突。務須分合得宜。礮火利在攻堅。期於施放有準。酌定防守班期。以恤兵力。收貯設伏器具。以實軍儲。均著如所議行。其大小船隻出哨。應配弁兵若干。大小礮臺分防。應派弁兵若干。各汛礮臺瞭望弁兵。如何輪班。九月以後。三月以前。船隻如何歸塢。如何油艙。礮臺礮墩。如何輪兵看守。火器如何派營收管。仍著該督詳晰覈議。再本地商船。不准偷越外洋。閩廣商船。即在葛沽停泊。聽候查驗。及上海甯波等處商船。酌定稽查章程。此三條係為杜漸防微起見。有應移咨江浙等省者。即著該督咨行各該省。按照現議章程。一體遵辦。惟商漁船隻。由該縣出結報查。驗明執照。

編列字號。開具清冊。至葛沽派委員弁。嚴禁船戶勒捐偷盜。並上海甯波等船。由地方官取具甘結等事。恐該管官視為具文。虛應故事。並胥吏藉端需索。著該督一併移咨江浙等省。飭屬認真稽查。嚴懲需索。務於盤詰奸宄之中。仍存體恤商旅之意。方為盡善。新設總兵一員。應在何處扼要駐紮。著該督另議具奏。至天津關廂內外。分堡設局。團練義勇。及場竈民夫。編查年貌二條。既經行之有效。自應照舊辦理。該督奏請大沽設立海防同知一員。作為題缺。稽查入口出口船隻。查驗票照有無夾帶違禁貨物。及兵民強買盜買漏稅等弊。准理兵民客商詞訟。其命盜重案。仍歸縣辦。照海疆三年俸滿本例升轉。即於本省

簡辟同知通判內酌裁一缺等語。著照所議辦理。所有善後經費。該督請於蘆網加價銀內酌撥二十五萬兩。以五萬兩作為購備商船建造衙署之用。以二十萬兩發商生息。以八千兩陸續歸本。以一萬六千兩作為歲費。如有盈餘。年終報查。儘數存貯天津道庫。歸入交代等語。准其酌撥籌辦。至天津永平等處官荒地畝。如何分飭各府州縣清查。招墾納租。以資津貼。以本處地利。作本處防費。較之加價生息。尤為正大。著納爾經額查明奏辦。以上一切章程。有治人斯有治法。總須行之以實。持之以恆。此外如有未盡事宜。即由該督隨時籌議。奏請施行。

又

諭天津添設兵丁六十餘名。合之原設額兵。為數已屬不少。其分撥海口巡哨。及存城各兵。均應時加操練。以資熟習。現在海疆安靜。而思患豫防。不可一日無備。自當熟思早計。安不忘危。設或烽燧告警。總以火礮為先。其一二百斤之礮。尤為適用。多多益善。次之以擡槍。鳥槍。次之以刀矛。又濟之以馬隊。應如何分布。如何會合。兩旁如何抄襲。後路如何策應。埋伏兵丁如何出其不意。潛起夾攻。無事則分列各營。有事則聯為一體。務期號令指揮。捷若指臂。臨陣方能得力。著訥爾經額。即做照速戰陣式。諄諭各將備務。將新舊兵丁。勤加練習。並申明紀律。俾知臨敵皆有進無退。庶幾人人用命。不至臨時張皇。至用礮轟擊。因

賴熟諳礮手。方能命中。而統率之將弁。尤不可不專其責成。南北礮臺。尤應揀派精能安幹武職各一員。專司稽察。平日與看守礮臺兵丁。講究方畧。庶膽氣日壯。施放有準。自可呼應便捷。無堅不摧。用收有備無患之效。所有操演陣式各事宜。著該督再行悉心妥議具奏。

又

諭。前據訥爾經額奏。天津善後章程內。巡哨一條。稱每年開河起。至封河止。分為兩班。按月輪轉。南至山東。北至山海關。奉天等處。船隻各編字號。出哨回哨日期。報明鎮道叢詳等情。當交軍機大臣查覈具奏。茲據穆彰阿等奏稱。請飭奉天等省一體會

哨等語。奉天。山東。原有會哨之例。現在直隸既有巡哨兵船。則三省洋面。聯為一氣。於巡查哨探。自可益形周密。著禧恩。托渾布。嚴飭該兵弁等。酌定日期。會同直隸巡洋弁兵。一體梭查。儘有洋匪竊發。果能於出洋會哨之時。擒捕擊獲。准予加等鼓勵。其有畏怯風濤。僅知泊船近洋。不能駕船遠探者。一經查出。即嚴加懲處。務使稽查得力。洋面肅清。是為至要。其應如何分班輪轉。及出哨回哨日期。如何認真稽覈之處。並著明定章程。奏明辦理。

壬子。兩廣總督祁項。廣東巡撫梁寶常奏。臣等於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。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奉

上諭。著該督撫等將該省險要各海口。查明共若干處。何處添兵若干名。即於本省各營內。或量為裁撥。或分年換防。逐一詳細查明。妥議具奏等因。欽此。臣等查廣東全省。向分中路及東上東下。並西上。西下。五路。東上路。係南澳鎮。屬海門營。東下路。係碣石鎮。屬中左右三營及平海營。西上路。係陽江鎮。屬珣洲營。西下路。係瓊州鎮。屬海口營。及龍門協左右兩營。海安營。崖州水師營。共十一營。雖或近接海濱。或孤懸海外。但西路上下各營內。洋海面。下多礁石。且地方貧瘠。向來夷船來去。均過外洋。不入內洋。其東路上下各營內。洋雖有夷船經過。亦非寄泊之所。惟南澳一處。間有寄泊。

而情形仍不甚喫重。且添補兵數過多。既無可抽裁。而太少又屬無濟。是東西兩路。似均可毋庸議添。惟查有水師提標中右後三營所屬之虎門內外各海口。外達海洋。內通省會。為全粵根本。而虎門又為省會門戶。誠通省第一險要之區。必須添配兵丁。以資防守。所有提標中右二營險要海口。則係橫檔東西。及沙角大角。新涌蕉門六臺。前於橫檔東西。建築橫檔永安二臺。橫檔之東對岸。建設威遠。靖遠。鎮遠三臺。橫檔之西對岸。建築鞏固臺。橫檔之後。大虎山。建築大虎礮臺。連沙角大角。新涌蕉門。共礮臺十一處。原額共配兵丁五百三十名。因原防兵額。不敷管理。

是以每年春秋操練礮準。向在存營及簡僻汛卡。臨時抽調兵丁五百一十八名。作為協濟兵丁。分撥各礮臺。與原臺防兵。一同操練。操畢仍回存營汛卡操防。此係從前無事之時則然。設遇有事。若照舊抽調。未免臨事周章。更恐生疎貽誤。而防城及各汛卡兵丁。轉形缺額。殊非經久之計。應請添兵專駐防守。就各臺原配大礮三百四十位計算。每礮配兵四名。共應添兵八百三十名。分配各臺。與原防兵丁。專駐防守。時常操練礮準。以期一律精熟。又查提標後營所轄之獵德中流沙礮臺二座。為護省東路要隘。大黃濬礮臺一座。為省城西南路要隘。原防弁丁。均屬不

數守禦。共擬添兵三百名。俾令常川駐臺演練。設或有警。另調陸兵屯守各臺左右。以備策應。而昭周密。以上中右二營。在於各該營簡僻汛卡。酌抽二百三十名分配外。尚應添兵八百名。查內河外海各水師。其簡僻營分。額兵本屬無多。緊要營分。又未便抽裁。應請在陸路督撫提鎮各標協營。酌量營分繁簡。兵額多寡。分別裁撥。似於海口防堵情形。較為得力。而兵額仍無須加增。再省河新修各礮臺。共三十餘處。內有三合土礮臺十座。均為要隘。現係壯勇防守。將來裁撤之後。必須改派弁兵。即現擬虎門各礮臺添兵數目。亦止就原配礮位計算。將來各礮臺一律修

復相度情形。加配礮位。即不能再議添兵。容臣等隨後另行籌議。奏明辦理。至天津海口添設官兵案內。奉兵部行知。在廣東省裁兵四百八十名。前已抽裁足數。另行詳晰造冊。咨部辦理。並咨行直隸督臣查照。

硃批。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。

乙卯。靖逆將軍奕山。兩廣總督祁墳。廣東巡撫梁寶常。奏。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。奉

上諭。有人奏近得一書。名演礮圖說。係丁拱辰所著。此人曾在廣東鑄礮。演試有準。亦曉配合火藥之法。著奕山。祁墳查明。據實

具奏。又廣東造得火輪船。亦頗通用。著即繪圖呈進等因。欽此。查丁拱辰。係福建監生。前來軍營投効。呈獻象限儀一具。測量演礮高低之法。當經等等於上年冬月間。親往燕塘地方。用象限儀測視演放。尚為有準。因該監生頗知急公。曾賞給六品軍功頂戴。以示獎勵在案。嗣後該監生著有演礮圖說一冊。係講求演礮準則。而於配合火藥以及修築礮臺鑄造礮位等事。亦只有論說。未經親為製造。旋經署督糧道西拉本。將書詳加考校。因該監生所論間有拘執。及自相矛盾之處。逐條另為籤出。與之講究。該監生始為領會。該道復於團練壯勇之時。或在平地低處。或於礮

臺高處。先立靶於水面。用象限儀測視。演放大礮。往往中靶者多。該道與丁拱辰互相參酌。擇其演礮要法。另擬圖說數則。言簡義賅。刊刻多張。懸掛礮臺。俾人人易曉。現在駐守各臺壯勇。俱能深明其法。其臺上礮架。一律製造滑車絞架。推挽亦極靈便。除另製象限儀二具。艾齋摺差弁帶京呈進外。茲將丁拱辰所著原書。及該道西拉本。更訂數條各一冊。先附報便。咨送軍機處。進呈。

御覽。至於火輪船式。曾於本年春間。有紳士潘世營雇覓夷匠製造小船一隻。放入內河。不甚靈便。緣該船必須機關靈巧。始可適用。內地匠役。往往不諳其法。聞澳門尚有夷匠。願

能製造。而夷人每造一火輪船。工價自數萬圓至十餘萬圓不等。將來或雇覓夷匠。倣式製造。或購買夷人造成之船。由臣祁項等隨時酌量情形。奏明辦理。再查本年六月間。紳士潘仕成。獨力報効。不惜重資。雇覓味喇啞國夷官。壬雷斯。在僻靜寺觀。配合火藥。又能製造水雷。據該紳士聲稱。所製水雷一物。尤為精巧利用。琴等曾派人在彼學習技藝。俟將來造成後。如果演試有效。該紳士自行派人齎送到京。聽候閱驗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祁項等奏。查明演礮圖說。係六品軍功頂帶監生丁拱辰所著。曾經西拉本更訂數條。現將原書及更訂之本附

報進呈等語。覽奏均悉。大輪船式。該省所造。既不適用。著即毋庸雇覓夷匠製造。亦毋庸購買。其紳士潘仕成所製火藥水雷。如果造成演試有效。著即送京呈覽。

祁增又奏。竊照本年九月初十日。據咪喇嚙國夷目咖呢。投遞文信。其意欲懇求代為奏請。

施恩。許該國夷商。得與啖咭喇國夷商。一體貿易。臣當與靖逆將軍奕山。撫臣梁寶常。共同商酌。覆令聽候。

欽差大臣到粵。會同查覈。再行辦理。又於九月十七日。據該國夷人伯理具稟。以伊熟習天文算法。懇求代奏進京效用。臣又會同商酌。以從前在京西洋夷人。業已奉

旨遣令回國。現在所請礙難代奏。傳諭洋商向該夷明白曉諭各在案。臣復查咪喇堅國夷人向頗恭順。現亦無不合情理之言。惟夷情終屬詭譎。除該國夷人伯理懇求代奏效用一事。業經駁飭外。其夷目咖呢所陳貿易事宜尚在觀望。應候

欽差大臣伊里布到粵。會同酌量情形。通盤籌畫。確覈妥議具奏。兩江總督耆英奏。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奉

上諭。御史雷以誠奏。豫籌款項及善後事宜一摺。著通盤籌畫。悉心妥議等因。欽此。臣查茶葉產於安徽福建等省。大黃產於河

南湖絲則全在浙省湖州一府。從前各商民運赴粵省。憑同洋行與之交易。長途跋涉。節節皆有關口。所需稅銀運脚。實屬不少。今喫夾在上海甯波福州廈門添設馬頭。各商民必須稅趨就近所在。成本既輕。取利即重。必不肯舍近圖遠。是上海等處。將來稅課。定須有盈。而粵東沿途關稅。恐致有礙。臣前曾面詢伊里布商及。茲經該御史奏請湖絲等加增稅銀。誠如

聖諭。所奏不為無見。惟稅則例案。均在粵省。即某項貨物。由產地至粵。約需關稅盤費若干。亦惟粵省之人。最為考究精詳。臣不敢斷以已意。致有窒礙。業已函致

欽差大臣伊里布。於赴粵議定稅則時。再行詳加察訪。總須通盤
覈計。務於夷商無加稅之名。而於關稅有增益之實。方屬
兩有裨益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祁墳奏。咪喇啞夷人投遞文稟一摺。咪喇啞國夷
人。向稱恭順。該夷伯理。以伊熟習天文算法。懇求進京效用。業
經祁墳正言諭止。其夷目咖呢。所陳貿易事宜。著伊里布。於到
粵後。會同祁墳悉心籌議。總當循照舊章。不可有所增改。或洋
商苛累該夷之處。著伊里布等。查明示禁。以昭體恤。僅敢覲觀
設立馬頭等事。務即剴切諭止。斷不准稍有違戾。總期於懷柔
遠人之中。示以天朝定制。俾無滋生事端為要。再著英奏大黃

茶葉湖絲加增稅銀。業已函致伊里布。請俟到粵時覈議等語。著伊里布於赴粵議定稅則時。詳加察訪。通盤籌畫。能於夷商無加稅之名。於關稅有增益之實。方為盡善。書英片鈔給閱看。丁巳。山東巡撫托渾布。山東登州鎮總兵王明奏。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奉

上諭。現在暎夷就撫。准令通商。各海口仍應加意防範。山東登州府最為該省要隘。種種善後事宜。著托渾布。王明詳察地勢。悉心講求。妥議章程。具奏等因。欽此。又奉

上諭。昨據奕山等奏。籌畫製造戰船之法。並將官紳等造成船隻式樣。繪圖貼說呈覽。此項圖說各五件。已發交納爾經額令照

繪一分咨交山東。著托渾布接到。詳細察看山東海口情形。何項船隻通用。即行具奏候旨等因。欽此。旋准直隸總督臣訥爾經額。將粵省官紳造船圖說。遵

旨照繪一分咨送前來。仰蒙

聖明指示機宜。無策不備。敢不思患豫防。悉心計議。臣托渾布當即領遵咨商。臣玉明一面檄行藩臬兩司。並登萊青道。飭令各據所見。分別查議。期於博采眾論。籌備無遺。茲據藩司王篤署臬司王鎮護理登萊青道諸鎮。彙議具詳前來。臣等詳加參覈。謹就

諭旨垂詢。並管見所及各條。為我

皇上詳晰陳之。

一請增水師官兵。以為奉直兩省聲援也。查東洋據天津上游。為奉天咽喉。登州府城東北隍城島以外。一百八里洋面。與奉天各半分轄。為南船赴奉直要路。巡防內盜。固以此為先。而備禦夷艘。尤以此路為全洋關鍵。其地屬水師北汛所轄。該汛分管洋面一千八百里。現惟守備一員。把總二員。外委二員。額外外委一員。戰守兵一百八十七名。實屬不敷巡防。臣等溯查舊制。登州府城康熙年間。原分前後兩營。設遊擊二員。戰守兵一千二百名。嗣後兵制裁減。前營遊擊。移駐南汛之膠州。後營遊擊。改為北汛守

備。雍正年間。又於榮成縣之成山頭。添設東汎守備一員。現在定制雖分三汎。而同為遊擊所轄。該遊擊駐劄較遠。鞭長莫及。守備職分較卑。兵額又寡。不足以資控馭。臣等共同商酌。擬請仍復舊制。於登州添設後營遊擊一員。定為水師題缺。歸登州鎮兼轄。以北汎守備改作遊擊中軍守備。此外再添設千總一員。把總二員。外委四員。額外外委五員。戰兵三百二十名。守兵八十名。除東汎仍隸前營外。後營遊擊責令督防北汎。其應管洋面。自登州城外天橋口以東。至成山汎。為東路。天橋口以西。至直隸交界之祁河口。為西路。天橋口以北。至墮城島外奉天交界洋面。

為北路原額弁兵。分巡東西兩路。增設弁兵。分巡北路。遊擊統轄三路。駐劄登州水城。守備專領北路。駐劄長山島。該島為北路衝要。與廟島毘連。即古所稱沙門島。歷代皆於此島設兵。分守島上。南北兩城。遺址尚存。今於全島扼要之南城。分設一汛。外足以控制北洋。內足以捍衛郡垣。聲勢較為聯絡。巡防可期得力。僅得奉直兩省。各於接壤洋面。增設水師。互相應援。則軍威雄壯。藩籬自固矣。

一請另造水師戰船。以資操防也。查直隸督臣咨送粵省造船圖說。臣等悉心參覈。並向熟諳水師之年老弁兵。詳加體訪。惟在籍戶部員外許祥光所造戰船式樣。其規模

制度大畧與東省趕繒船相似。而能安設二千斤以下大礮十五位。排子母礮三十六位。有風駛帆。無風打槳。較為靈捷。非同現在官商各船。一遇逆風。人力難施。且東洋礁石甚多。該船喫水不深。似與東洋合宜。仰懇

聖恩。敕下兩廣督臣。委員照此船式。購備堅實木料。代造八隻。由粵省水師。派委員弁。駕駛來東。一切需用經費。亦由東省如數歸款。俟各船駕到。酌覈形勢。添製礮位器械。招募舵工水手。責成新設水師弁兵。管帶操演。專撥於長山島以北之隍城島一帶。與奉天洋面接壤之處。來往出入。梭織巡駛。日久演熟。平時無事。足以衛護商船。設遇海上有警。

似可稍示牽制。其舊有師船。此時未便遽議毀棄。仍令照舊巡洋。俟新船試演。果較舊船合用。於舊船應屆拆造之時。一體再行改造。

一慎守礮位。嚴定操演章程。以防荒廢也。查從前東省沿海各營。舊礮甚多。狃於無事。不加護惜。棄置荒土。漸行虧朽。將弁兵丁。於施放之法。亦不講求。遂致日久失傳。且等現飭登萊青道。會同登州中營遊擊勘議。於登州府城北門內。擇高阜之地。建設礮局。將新舊大小各礮。盡行收貯。專派登州中營遊擊監管。該處距口岸甚近。設有需用。運動較易。仍令每年冬令。海上商船停行之際。將各礮運至

海灘以十月初一日為始。至次年正月底止。由臣王明傳集各營水陸將備弁兵。按十日一次。輪流施放。務使閭營將士。盡識演放之法。久而純熟。自有得心應手之妙。各礮設有損壞。隨時刷洗修整。庶不致日久廢棄。惟運動之費。及常操火藥。並隨時修整之資。應由臣托渾布。另籌常操經費。給登中營支領。覈實辦理。至演放礮位。岸上大礮。總以左右掉轉靈便。及配藥勻稱。燃機迅濇。方能及遠有準。現在教演弁兵。即以此法為程式。其船上礮位。師船僅能載劈山威遠礮。不能用千斤以上大礮。應俟新船造成來東。再行參覈船式。別求施放機括。以收實效。

一臨敵機宜。貴隨時應變。未可拘守成規也。查東洋遼闊。無險可憑。登州府城。兩面環海。逼近口岸。前路除洋面交鋒外。別無施展之地。惟城後一帶山嶺崎嶇。危崖仄徑。自成天險。故臣於本年春間。奏明添調馬隊精兵。埋伏山路。豫備夷匪撲岸攻城。雖不能抄襲其後。而由左右兩翼。橫衝旁擊。亦足以遏其勢。其他口岸。則皆平沙曠土。無地勢可據。惟勸諭居民。圍築土堡。堅壁清野。以守為戰。集我兵力。專顧郡垣。則根本不拔。而人心自固。若處處隘口。層層顧慮。則兵力易分。而緩急轉無所恃。然此亦就一時之事機而言。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。未敢拘守現在成規。即為永

遠制勝良策。至於現在調防官兵。業已撤回。近海各營弁兵。久戍口岸。亦妨生計。祇可暫令歸伍。海濱斥鹵。地多不毛。間可播種雜糧。早經居民開墾升科。非同塞外曠土地。有餘利。可以議復屯田。設兵永戍。計惟有平時修明軍政。臨時酌調協防。庶可節糜費而恤兵力。

一訓練水陸兵丁。宜令精習火器也。查向來陸營考覈弁兵。首重馬步箭射。水師兵丁。則但以能覓水者為長。今籌備海防。首重軍火。登郡所鑄數千斤大礮。弁兵中能施放有準手法不亂者。十無一二。嗣後登鎮各營弁兵。無論馬步戰守。總以箭射可觀。而又能兼習大礮者為上等。考缺

拔補。皆以此分別去取。他如劈山威遠鳥槍等各項槍礮。總令弁兵學習。不得專恃弓箭為能。水師弁兵。在船放礮。更較陸路難期有準。俟新船造成。東酌製礮位。另議操演章程。考較水兵。亦以此為程式。此外肅紀綱以整隊伍。明擊刺以驗勇怯。一切訓練之方。皆有舊章可循。惟在該管將領實力奉行。自成勁旅。似毋庸另立科條。轉致博而不專。

一沿海島嶼。請仍循前議。臨時分別徙守也。查東省沿海各島。有井泉柴薪田園廬舍者三十二島。自籌備海防。經臣托渾布委員詳勘各島形勢。查明戶口。其煙戶無多地。

非衝要。夷船不能遽至者。議令塞斷上岸道路。團練島民。以自守。煙戶無多。而重洋遠隔。兵力難施者。議令地方官。多雇商漁各船。分島停泊。夷船不至。聽民照常安居。一有警報。即令分船內渡。節次將辦理各島情形。詳細奏聞在案。秋間撤防。當將守島各兵。及雇備船隻。均令一併裁撤。以節糜費。今復蒙

聖明垂鑒。

詢及各島。可否另有布置。臣托渾布。悉心體察。該島民等生長海濱。惟以捕漁為業。舍海而登陸。即屬謀生無術。此時夷船不至。民皆安居樂業。設議遷徙。人戶眾多。內地難於安插。

必有流離失所之虞。若議分兵守衛。則曠日持久。亦恐經費不支。再四思維。除徙守之外。聽其照常居住。萬一有警。臨時分別徙守。庶免紛擾。

一籌議俸餉。並各項經費。以供支用也。查現擬增設水師官十三員。戰守兵四百名。覈計俸餉。養廉馬乾米折等項。每月約需銀一萬三百餘兩。臣托渾布。與藩司王篤恣心參覈。查道光十六年間。前任撫臣鍾祥。奏准部議。裁減坐支驛站水夫工食等款。共銀一萬三千八百餘兩。歸入地丁起運。此項裁款。本係兩弊應行坐支。祇以用有盈餘。改歸正款起運。今以原編之盈餘。擬作現增水師之俸餉。似

與年額兵額無關盈絀仰懇

聖恩敕部叵議。准以前裁驛款。仍令各州縣劃出專款解司。以供
新增水師官兵常年俸餉之需。其有餘賸。由司報撥。至水
師弁兵巡洋。向例三月出哨。九月回哨。例餉之外。別有津
貼口糧經費。係動用商息及各官捐廉銀兩。新增水師事
同一例。亦應酌議經費。約計歲需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。
東省舊有戰船。例定三年小修。五年大修。九年拆造。計十
年之中。每船一隻。除例銷修費外。需用幫貼銀七千八百
餘兩。今令粵省代造戰船。其規模大小。與東省現在水師
趕繪船相仿。此時歲修之需。雖難懸計確數。而百物昂貴。

大約用款總須較舊有盈無絀。該船每隻左右。設槳六十
四枝。約計需用舵工水手工食等費。亦歲需銀數千兩。且
造船之資。運駕之費。並增設官弁。添蓋衙署。添製礮位器
械。各項需用。通盤覈算。大約現在用款。總須銀七八萬兩。
常年用款。須銀一萬四五千兩。查東省紳商捐輸海疆經
費。前經兩次奏明。共收銀五萬零二百兩。制錢十三萬五
千四百串。以錢覈銀。共計銀十四萬四千九百餘兩。此項
捐款。本係作防堵之用。今海防事竣。應作為善後經費。於
前捐銀內。酌提十四萬兩。發交運司。擇殷實的商。按月一
分生息。計每年可得息一萬六千八百兩。以備歲支之用。

餘銀同續捐之項。以為造船等項之費。除俸餉歸兵馬錢糧案內奏銷外。其餘用款。既動捐息。非關正項。請先造冊報銷。

一請添設府倉以實軍儲也。查足兵尤宜足食。雖有石城十伍。帶甲百萬。無粟不能守。登郡僻處海濱。地瘠民貧。終年民食。半資奉天糧食。由海道接濟。向來商販。多集城外。在城紳民。戶鮮蓋藏。今擬於官紳報捐經費內。酌提銀數千兩。飭令登州府。於城內高阜之地。擇建府倉一所。約廩座二十餘間。名為軍儲倉。以現議海疆經費發商生息款下。每年酌撥銀一二千兩。令其按照時價。採買穀石。妥為

存貯。如常年生息。用有盈餘。則儘數撥買食穀。多多益善。歲歲加增。期於積至五萬石而止。糧儲充而軍心自固矣。其一切經費盤查。出陳易新等事。俱責成該府辦理。不經縣胥之手。以杜虧那。而資久遠。

硃批。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。

戊午。兩江總督耆英奏。竊照前據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稟報。夷首噴嘯。嚆由定海起碇。前赴閩省。臣前此照會該夷之文。尚未接到照覆。殊不放心。當經行查去後。茲據甯紹台道鹿澤長稟覆。浙江撫臣劉韻珂照覆該夷之文。係委縣丞張嘉縉齎投。該縣丞因見該夷回文內。並未詳細

登覆。當向嗎嘍噠追問。據云者制臺同往粵東更好。如實
不能去。亦可商量。且俟到粵後再行照覆等語。至臣照覆
該夷之文。到在噶首起碇之後。粵人送至定海。於十月二
十四日。取有現在定海之巴首收文回照。稱於一二日內
即派火輪船送交噶首收閱等情。揆厥情形。該首接劉韻
珂照覆以後。其心似已折服。惟稱臣之須往粵東與否。且
俟到閩再覆。或其中別有詭謀。或因臺灣正法夷人。該首
得有風聞。心生疑畏。亦未可定。茲接閩浙總督臣怡良函
寄臺灣鎮道稟稿。內稱九月十六日。淡水廳金色里洋面
有夷船一隻。遭風擊碎。救起白夷二十五人。因已受撫。自

應照難夷辦理。正在具稟間。十月初一日。又有夷船一隻。到臺求見該道姚瑩。初二日。率同文武各官。在城外軍工廠傳見夷酋你味。同夷目四人。該夷皆免冠行禮。求將所獲夷人船貨見還。該道諭以臺灣所獲夷俘。除病斃及五月內正法者。其存留夷目。業已解赴廈門交還。問為何正法。諭以兩國交兵。馬有不殺之理。

天朝寬大。不輕殺戮。自上年八月間。及本年正月俘獲。皆羈留久之。及爾國在江浙屢次滋事。

大皇帝震怒。是以五月內始行正法。仍留夷目。已屬格外寬恩。夷遂默然。形色甚恭。復求將遭風白夷二十五名交還。諭以

須俟奏報後始能起解。該夷再三懇就來船領回。該道因其辭順。允其所請。該夷復免冠頂謝。聲稱無以為報。欲求該道登舟。俾眾夷瞻仰。該道察無他意。於初四日前赴夷船。該夷懸掛五色彩旗。放礮整隊迎接設座。具稱感

天朝厚恩。自此不敢有異志。持酒為誓。放礮將該道送回等情。臣查該道姚瑩於辦理此事頗合機宜。在閩之夷首既已心悅誠服。情見乎詞。則撲首至彼。似亦可以釋然。臣已疊次函咨閩浙督臣。俟嘒嘒噓到閩。察看情形。如果始終恭順。固可毋庸置議。儻敢稍露要求扶制情狀。臣或准閩省咨報。或得該省照會。自當遵

旨即以查看海口為由。親往查辦。以期仰副我
皇上告誡諄諄之至意。

者英又奏。再臣現接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稟報。十月二
十五日。有夷船一隻。駛至甯波。詢係花旗國。即味喇哩商
船。裝載洋布等物。欲求貿易。當經該道等。諭以暎夷雖奉
諭旨。准其通商。因章程未定。尚未通市。該國向在廣東貿易。應仍
回廣東。向其開導。該夷頗為恭順。當即整理帆索。於二十
七日。起碇開行等情。除飛咨該道。留心查探。毋任逗留滋
事外。臣現即日可抵上海。儻有前船到境。當督飭文武各
官。詳查來意。妥為撫馭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著英奏。接到閩浙函報。覆奏夷情一摺。據奏九月十六日。淡水廳有遭風夷船一隻。救起白夷二十五人。十月初一日。又有夷船到臺。該道姚瑩傳見夷酋。已將五月內將夷俘正法之故。正言曉諭。並將遭風難夷。准予領回。復親至該酋船上。夷目感恩設誓。執禮甚恭等語。覽奏均悉。計喫嗚噎此時已可到閩。著耆英接到閩信後。體察情形。如果始終恭順。即毋庸議。儻有要求挾制。仍遵前旨相機辦理。另片奏。咪喇啞商船至浙貿易。已據該道鹿澤長。諭回廣東。現在啓破開行等情。前據祁墳等奏。咪喇啞在粵。呈請貿易事宜。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剴切曉諭該夷。仍循舊章辦理。儻洋商等有苦累該夷之處。查明

禁止。斷不准有覬覦設立馬頭等事。茲該夷既至浙江。難保不
至江蘇懇求。著該督諄飭所屬詳察來意。妥為撫馭。如有要求
事件。即告以該國向在廣東貿易。由來已久。仍應回至粵省。照
舊通商。天朝制度。自有一定。不能少有改變。以示限制為要。

辛酉。提督銜福建臺灣鎮總兵達洪阿。按察使銜福建臺
灣道姚瑩奏。本年九月初一日。接總督臣怡良巡撫臣劉
鴻翱會札。准

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。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。兩江總督牛鑑
咨稱。暎咭喇國現已議撫。業經將該夷所議條款。會指具
奏。內有被擄夷人。及被誘漢民。一體懇

恩釋放二款奉

上諭。俱著准其所請。欽此。查福建省惟臺灣地方。前經俘獲各夷。及內地民人。與暎夷交涉。被拏監禁者。即欽遵。

諭旨。一體查辦。飭即將各夷提禁。查明現存若干名。遵委文武官員。解送廈門。以憑轉送。其有內地民人。與暎夷交涉。拏獲監禁者。亦即查明省釋銷案等因前來。臣等謹查臺灣兩次所獲夷人。前因遵

旨將頭目留存監禁。聽候

諭旨辦理。其餘概行正法。於五月二十八日具奏在案。茲奉督撫札飭前因。遵將現留監禁之紅夷頭目顛林等九名。當堂

提禁告以現奉

大皇帝天恩。准釋回國。該夷目等聞知。踴躍歡呼不已。臣等飭該府暨。即妥為安頓。添置衣履。一面雇配大號商船。遵委奉旨留閩補用之通判銜前福清縣知縣盧繼祖。題補水師右營守備梁鴻寶。照料內渡。至廈門。交廈防同知報明督撫辦理。並派哨船二隻。沿途護送。漢民黃舟鄭阿二。一併提釋。正在飭行間。九月初七日。據安平口員報稱。本日有三桅夷船一隻。來至安平口之四草湖洋面停泊。夷人數名。解放杉板進口。聲言船內係廈門鼓浪嶼之夷官。前來求見臺灣府投書。臣等當飭道銜臺灣府知府熊一杏。署右營遊

擊呂大升。於初八日出至安平。會同水師副將邱鎮功在演武廳傳見該夷官。自稱名你味。係暎夷武官。職比守備之類。帶同頭目四人。及通事一名。上岸來見。據稱奉駐廈門之大夷官。遣來投書。令出其書。封面乃漢字。寫英國駐扎廈門水陸提督。移。

大清國臺灣水陸總鎮臺下投遞字樣。當告以此乃齎送臺灣鎮。非臺灣府。夷見錯遞。隨即將書討回。必親見。臣達洪阿面投。邱鎮功等許為轉遞。言之再三。不肯交出。臣等復行扎飭副將邱鎮功遊擊呂大升會同知府熊一本。即令該夷將書投交轉遞。並密詢通事。以信內所言何事。即據該

通事林金回稱。此信並非伊寫。約知信內是要討淡水所獲夷人。及本船銀物等語。熊一本告以所獲夷人。現存頭目九名。已奉

諭旨。准予釋放。即日委員護送內渡。該夷聞知。自相告語。言雖不解。察其顏色。尚為恭順。當以天時已晚。暫令其在廟住歇。給以飯食。該府等回城稟知前情。臣等以夷書未交。不知其中究言何事。仍飭該府暨署遊擊呂大升。於初九日往見。示以印札。向取其書。詎該府等未至。該夷官已不候示。即登舟掛帆。向西北駛去。臣等熟思該夷來蹤。不可揣測。或係借投書為名。探聽消息。別懷意見。雖奉有議撫之文。

不可不防其變。仍當督飭各口水陸兵勇。加意嚴防。一面
迅速配船。將奉

旨釋放之夷人。妥為護送內渡。交廈防同知。稟報督撫辦理。臣等
又思此次來臺之夷官。書既未投而去。恐其回至廈門。別
生事端。除將現在情形。飛稟督撫察覈。並令熊一本作書。
遣人乘快船。星夜徑送廈門。交鼓浪嶼夷官。將釋回夷人
之事。明向曉諭。以安其心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達洪阿等奏。護送夷俘內渡情形一摺。據稱接准
怡良等會札。將夷目顏林等提禁釋回。護送內渡。並安平洋面
有杉板進口。遞書求見。據探書內索還夷俘及船內銀物。經該

府諭以夷俘九名。現予釋放。護送內渡。該夷聞知。尚為恭順。該府作書。遣人至廈門。明白曉諭等語。所辦俱是。惟該夷官遞書未交。並不候示。即掛帆駛去。是否借投書為名。來探消息。有無別懷意見。自應妥為防範。仍著該鎮道等隨時體察。就該夷現在情形。妥為籌辦。務期駕馭得宜。不致別生事端。是為至要。

乙丑。兩江總督耆英奏。竊照十一月十二日。臣接准閩浙督臣怡良咨送。嘆喏噓照會。內稱該夷於十月十九日至廈門。詢知前在臺灣遭風難夷。被總兵達洪阿。妄稱接戰俘獲。冒功捏奏。混行殺戮。懇代奏請。

皇上聖鑒等語。臣查前准閩省函咨。臺灣正法夷人。係在五月中。

未經議撫以前。即使實係遭颶難夷。亦與事在受撫以後者不同。即如九月間。該夷船隻。復在臺灣遭風。即經該鎮等照例撫卹。交與該國去船領回。並無殺戮凌辱等事。況該夷曾有受撫以後。其餘不難善定之語。今撫議已成。則正法夷人。即在其餘之列。斷難任其藉口反覆。臣業已查案明白。諭知。想該首亦難自食其言也。惟查前據該鎮達洪阿奏報。在洋面接仗。俘獲夷匪。已蒙

皇上加恩獎勵。今該夷來文。稱係遭風難夷。並未接仗。雖屬一面之詞。而事涉外夷。有關體制。如果實係冒功妄殺。則該鎮各亦難辭。相應請

傳其首與俾未處此斷不交。據是時非官故。分置某郡中。也。即世實有其事。亦當不置。處某。
旨將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解部審辦。以期水落石出。

者英又奏。臣前因夷酋噶嘑噴接到浙江撫臣劉韻珂照覆。據稱臣之須往廣東與否。且俟到閩再覆。匆匆竟去。即料及臺灣正法夷囚。該酋已有風聞。心生疑畏。是以有此舉動。迨接閩浙督臣怡良函寄臺灣鎮道稟稿。知已辨結。方冀該酋到粵。或可釋然。今仍指作遭風難夷。藉為口實。且於告示內。羅列歐羅巴。西洋。小呂宋。印度等國夷人之被正法監繫格殺溺死者。共有二百八十三人之多。且稱外此等事。亦欲將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抵償籍沒。情詞狡惡。揆其意指。竟將煽動諸夷。另生枝節。以敗撫局也。而其照會內。又稱

懇代奏請

朱華王

聖鑒。免貽後患。務求成全和約。免再釀成禍端等語。又接怡良書云。經該督再三開導。堅執不聽。並謂江浙閩三省事件。奉旨由臣會辦。且疑臺灣為怡良所屬。未免袒護。是以不令怡良入告。是其詞雖近要挾。而其情尚出疑懼。復恐有迴護朦蔽情事。臣又聞該夷現在兵船。皆由各國雇募而來。生則給銀。死還骸骨。若不稍加理論。無以對各國夷人。其中亦有不得不然之勢。況我官兵民人。從前之陷敵者。皆據先後送回。亦未傷殘一人。臣思自古禦夷。不外勦撫二字。而勦必確有把握。撫必待以至誠。方勦未嘗不可用撫。既撫未便輕易

言勤。矧當屢經失利之後。民困財匱。將怯兵疲。不值因此一端。致撫局又形決裂。歷年各省辦理情形。歧途百出。事至於今。不容再誤。若非我

皇上聖德涵宏。則沿海小民。幾無安枕之日。伏承

明訓。必須籌畫萬全。敢不仰體

聖懷。就其控訴之詞。作為轉圜之計。將達洪阿奏請解部審辦。似於從權撫馭之中。尚不致於離經。惟臣聞達洪阿在臺數年。與臺灣道姚瑩協力同心。勤求治理。為匪徒所懾服。兵民所愛戴。即就此一事而論。亦屬有功無過。今因該首一紙空文。遽行奏參。似覺辦理過當。然不如是。竊恐該酋藉

此尋釁。竟敢侵擾臺灣。轉慮該鎮不能保全。於大局殊有關係。所有不得已之苦衷。定邀

洞燭。至臣前此照覆該夷。毋庸同赴粵省之文。覈其來文語氣。尚未達到。今該酋在閩。既露要求。挾制情形。臣本應欽遵前奉

諭旨。以查看海口為名。即日馳赴閩省。相機辦理。但怡良函稱。嘆首定於十月二十九日起碇赴粵。臣若赴閩中。亦屬無益。而粵中離江過遠。臣即趕緊前往。已恐緩不濟急。兩江重地。亦未敢遽事遠離。現已將照復該酋之文。繕備兩份。一寄怡良。交給在閩之酋轉送。一寄伊里布。於嘆首到粵時

付給。暫抑其兌踐。可否

迅賜簡員署理兩江總督。俾臣得以放心前往查辦。或俟該首回文到日。再行酌定之處。恭候

諭旨遵行。再該首照會內稱。八月二十三日。業已備敘等語。查八月二十三日。該首所遞照會。係因定期起碇。欲與臣等話別。臣與伊里布等公同商定。准其進城會晤。所言皆係要約通市。並未提及臺灣冒功。及各處接仗情形。惟檢查接管卷內。鎮江職員顏崇禮呈繳該首告示內。有臺灣道等兩次將遭風破船之人捉獲。詐稱打仗得勝。以為相待不端之據。別無照會前來。今該首照會所稱。不過掩飾其欺。

以誇所長。亦無足深論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據耆英由驛馳奏。嘆咭喇控訴臺灣鎮總兵官功
妄殺遭風難夷。請旨將該總兵達洪阿。交部審辦等語。覽奏均
悉。前次達洪阿等。辦理臺灣地方事務。經朕加恩獎勵。亦因勤
捕南北兩路匪徒。迅速蒞事。並非專為殲擒夷人起見。至兩軍
交戰之時。明攻暗襲。勢所必然。加以言語不通。來即拒之。又何
能望而知其為難民。不加誅戮耶。此事在未經議撫之先。今既
和好通商。不當藉口別生枝節。耆英再行剴切曉諭。現在臺
灣於九月間。救護遭風白夷二十五人。已於十月中旬。由該道
姚瑩給還。該夷目等懸掛彩旗。迎接該道上船。持酒起誓。感激

天朝具見彼國頗知恩義。我朝亦並無失信。總之未定通商以前。兩國將備兵民。各有傷損。此時既經和好。從前一概之事。各宜置之不論。方能彼此永好。毫無嫌疑。若因達洪阿守禦有功。轉加重罪。試思彼國出力大將。豈能因我國一言。遽令廢棄乎。儻達洪阿實有貪功妄報情事。將來一經查訪明確。自當以中國之例處之。該夷不必過問。至該夷船堅礮利。屢獲勝仗。我國傷亡將士甚多。又豈能於事定之後。向該夷一一取償耶。現在籌議通商。正在喫緊。惟有彼此蠲除前怨。速定大局。以期干戈永息。共樂昇平。其利正無窮極也。該國素重信義。如此婉轉開導。諒必盡釋前疑。同守善定章程。辦理矣。

閩浙總督怡良奏。竊臣於本年十月二十日。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。奉

上諭。現在暎夷業已就撫。所有臺灣被獲夷人。自可施恩放還等因。欽此。當即恭錄行知臺灣鎮道。欽遵改送省城。旋據該處稟報。已將所獲夷俘。除正法病斃外。實存夷目九名。於九月二十八日。派委文武員弁。開船解送廈門。並報九月十六日。復有夷船駛往淡水洋面。遭風。經該處照難夷撫卹。送郡辦理。又有夷船至彼。請即交其帶回。當即交付。並委從九品張肇鑾。隨同送回。於十月初九日放洋。初十日。到廈交明。而前次送回之九名。尚無音信。正據該鎮道所

稟擬先將大概附陳。餘由該鎮道自將辦理情形具奏。通接廈防同知稟報。夷酋嘖嘖嗜於十月十四日。從浙江定海開行。十六日早即到福州洋面。因北風狂猛。不能進口。守候兩日。不能久待。即於十八日開行。十九日至廈。遣人至該同知處。述知有話欲與。臣面說。續據稟報。臺灣夷俘九名。已於二十日解到交還。因思夷性多疑。此番就撫。實因書英。伊里布二人。一片血誠。因得帖然馴服。臣當加意撫綏。使之漸消反側。一面即諭飭該同知。告知即為前往。一面畧為布置。先令水師提臣賈振彪。至彼探其所商何事。並屬留意船廠制度。臣仍帶同署興泉永道劉耀椿。知

縣史密胡國榮輕騎滅從。於二十二日起身。二十四日行抵廈門。接見實振彪。知於二十二日。先至彼舟。與該夷首相見。彼此均以禮相接。絕不言及何事。但與該提督觀看兵船火輪礮位。而於二十五日。臣於未刻。帶同委員等至彼船上。嘖嘖不通言語。經嗎嚕噠囉啲喇傳述。亦請看其船式制度。火輪礮位。極言其所造之難。行走之速。臣雖不知兵。而其長大堅厚之狀。與師船迥不相同。則瞭然可觀。其兩旁所列之礮。長皆不及四五尺。而有三千斤之重。圍圓皆有七八尺。蓋在船施放。總以能旋轉裝藥為主也。至火輪之輪。高有二丈餘。兩邊各有機軸轉運。與車之同。

為一軸者不同。其艙中惟有兩大櫃。機輪悉在其中。無從開看。但見橫列六大窰。各深八九尺。據說每日用煤四十擔。用水五萬數千餘斤。但如何激動火輪。則無從測其端倪也。臣於周覽之頃。即問請見之意。嗎嚙噠答言。明日上岸再說。臣歸至公館。二十六日未刻。噠首上岸。於沿海公所再晤。帶有十餘人。坐二刻許。諸人先退。噠噠及嗎嚙噠噠。噠噠三人。又佩刀二人留存。始說臺灣所戮之俘。均係難夷。伊等欲求伸冤。臣與實振彪。劉耀椿等。告以未和之前。人人得而甘心。豈能比照尋常法律。此時既已議撫。即將存俘送回。並救護難夷二十五名交還。尚何饒舌之

有。惟早早議定章程。通商貿易。以訖此事。如何反覆置議。彼乃說撫務係兩江督臣者英督辦。茲有照會一件。又浙江巡撫臣劉韻珂文一件。甯紹台道鹿澤長文一件。求為分遞。先出文底。請臣閱看。所言極詆達洪阿等辦理此事之偽。且謂臣如不為咨遞。則伊自遣火輪船送至江甯等語。竊思江浙兩省。為其蹂躪。無不驚心破膽。仰蒙我

皇上俯念民生。准予通商。夷船悉行退出。俾東南得更生之樂。故復見夷人駛入。則沿海濱江一帶。無不震恐。是以偕實振彪。劉耀椿等。於二十七日。在臣寓候嗎嚙囉囉喇喇來見。復又反覆開導。仍前百折不回。至二十八日申刻。將各文

並照會臣處一件。附示稿三件。與該夷口述之語。大概相同。送至臣處。並稱馬頭如何建立。及通商情形。須與伊里布議定再辦等語。即於二十九日。徑自開駛赴粵矣。臣不得已。當將請為代遞之文。細述情形。由驛迅速馳寄。耆英接收彙辦。臣即於是日起身回臬。即順覽廈門形勢。並去年抵禦處所。豫備極為嚴整。而四面通海。不必認定一處登岸。此固萬無可守者也。所謂大擔小擔。青嶼。嶧嶼。皆遠在七、八十里內外。斷無互為聲援之理。且內地水師。從未經涉夷洋。水師提督。實振彪。從船上兵丁出身。故船之制。作名目。一一皆能指名。風雲沙線。亦復事事熟悉。水師中。

無能過者。臣密詢內地能否仿作。實振彪說。內地無此木料。亦無從得此大桅。即不惜帑金成造。非一二年不可。內地之兵。亦不能駕駛。非在外洋操練。逐一揀選。不能得其人。即有其人。尚須看臨時之風水。內河可以趨避。外海之戰。無不乘潮乘風。一有不利。祇能儘力往前。斷不能逆風潮而退回。若平時追捕盜匪。即現在營船。亦可應用。臣不知海上情形。而其言均切事理。甚有可採。現在鼓浪嶼海面。及梅林灣外洋。共泊有夷船二十隻。合併聲明。

怡良又奏。再臺灣正法夷俘一事。經遵

旨明白開導。該夷忿忿不平。見於詞色。臺灣委員知縣盧繼祖。署

守備梁鴻寶。送至廈門後。該守備帶領兵丁上岸投文。即有夷人帶領二三十人。執持刀械至船。探尋兵弁。欲行殺害。洩忿。未經尋獲。各以刀斫船板。搗膺切齒。經廈繼祖婉為勸慰。大罵臺灣文武各官而去。尚令人四出偵探。總欲得兵弁甘心焉。該夷之善於報復。久在

聖明洞鑒之中。臣雖開諭萬端。終牢不可破。現經赴粵。轉移全在此時。蓋臺灣雖褊天險。實亦不足深恃。且遠隔重洋。與內地遙遙相隔。設有緩急。商酌殊難。由於內地之船。行走全無把握。即如解送存俘。自九月二十八日開行。至十月二十二日方到。夷船領取難夷。則一日即至。其難易已可想

見且聞臺灣委員言郡城向來不通大船。今歲七月初五
至初七。風霾狂雨。將三鯤身之小河冲刷。至深有六丈餘。
寬有十餘丈。距西門不過二里。臣聞此言。為之目不交睫。
是地孤懸海外。民氣不馴。數載之中。即有亂民不逞之事。
雖經隨時撲滅。其浮動之俗。總不能革面革心。萬一該夷
兇心未死。輒集多船。散布水港之外。則臺灣斷難固守。設
令勾結難民。更致變生肘腋。且大號師船。尚小於夷船之
三號。在廈門者。又悉焚於去年七月。所餘均係小號哨船。
更非其敵。商船震於夷船之名。不肯受雇。即以官勢行之。
亦無安墩之地。尋常禦盜所用。不過一二百斤。若一二千

斤重礮。不特商船無可施放。即師船用之。亦往往震散。且經由必與夷船相遇。更無他途可通。其人狡獪非常。豈不知於各口外安船攔截。是兵餉二者。俱不能以次接濟。輾轉熟籌。束手無策。臣於用兵之道。全未經歷。而形勢利害。理有可推測而知者。與水路提臣密商。均以所慮為是。即密函撫臣。將現在情形。及豫為布置之處。詳細告知該鎮道。加緊豫防。選擇安人。星夜密持赴臺。以期無誤。此間遣失摺件。未必盡出無因也。至於福州廈門兩處。應行建立夷館馬頭之所。該夷自當順道相度。乃絕不一言。其意亦甚為叵測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怡良奏。噴首已至廈門。與該督等相見。聲言臺灣所獲之俘。均係難夷。欲求伸冤各等語。此事無論虛實。總在未經就撫以前。該夷不當援為口實。已降旨令耆英再向劉切曉諭矣。惟是犬羊之性。反覆靡常。難保不藉端生事。別有要求。該督既查勘廈門地勢。甚屬險要。尤宜會同該提督等。督飭文武員弁。嚴加防守。毋稍疏虞。

又

諭。本日據怡良奏。臺灣正法夷俘一事。該夷忿忿不平。見於詞色等語。現在伊里布赴粵。辦理通商事宜。著即向該夷明白曉諭。夷俘正法。乃議撫以前之事。一經和好。即將所存夷俘九人。全

行釋放。且臺灣於九月間。救護遭風白夷二十五人。經該道姚
瑩給還。該夷自必知之。是我朝之恩待該夷。實為誠信。尚復何
所猜疑。現已准令通商。務當盡釋前嫌。永相和好。以期善定章
程。似此婉轉開導。諒可釋然。伊里布熟諳夷情。深明事勢。自必
能從長計較。籌畫萬全。以副朕委任之意也。

